

鲁国春秋下的绍兴风情

裘士雄

黄中海

张观达

I210.97

206

3

鲁正集下的绍兴风情

裘士雄 黄中海 张观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83303

封面题字 费新我
插图 赵延年 邬继德
封面设计 王 建
责任编辑 张丽琴

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 裘士雄 黄中海 张观达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插页10 字数147,000 印数1—7,2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7346·232

定 价: 1.43 元



钦褒贞节牌坊



南洋劝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授予绍兴酒的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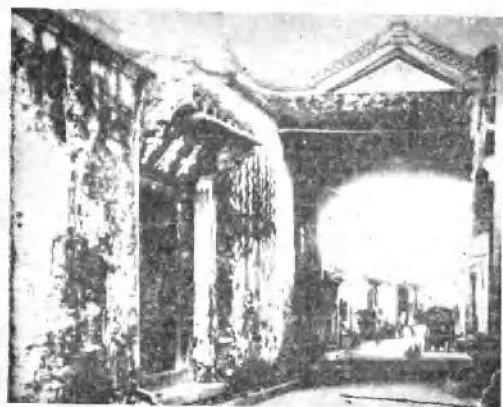
脚划乌篷船



皇甫庄包殿



右 上 舜王庙戏台
左 上 恒济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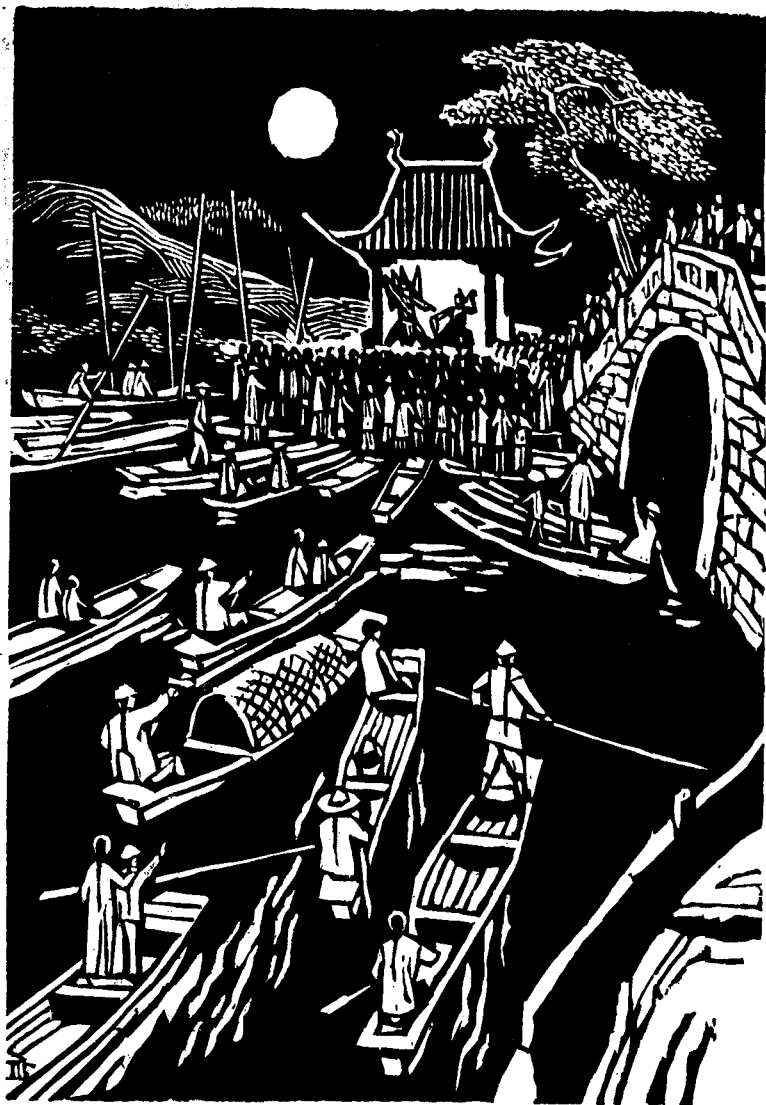
左 下 长庆寺
左 中 咸亨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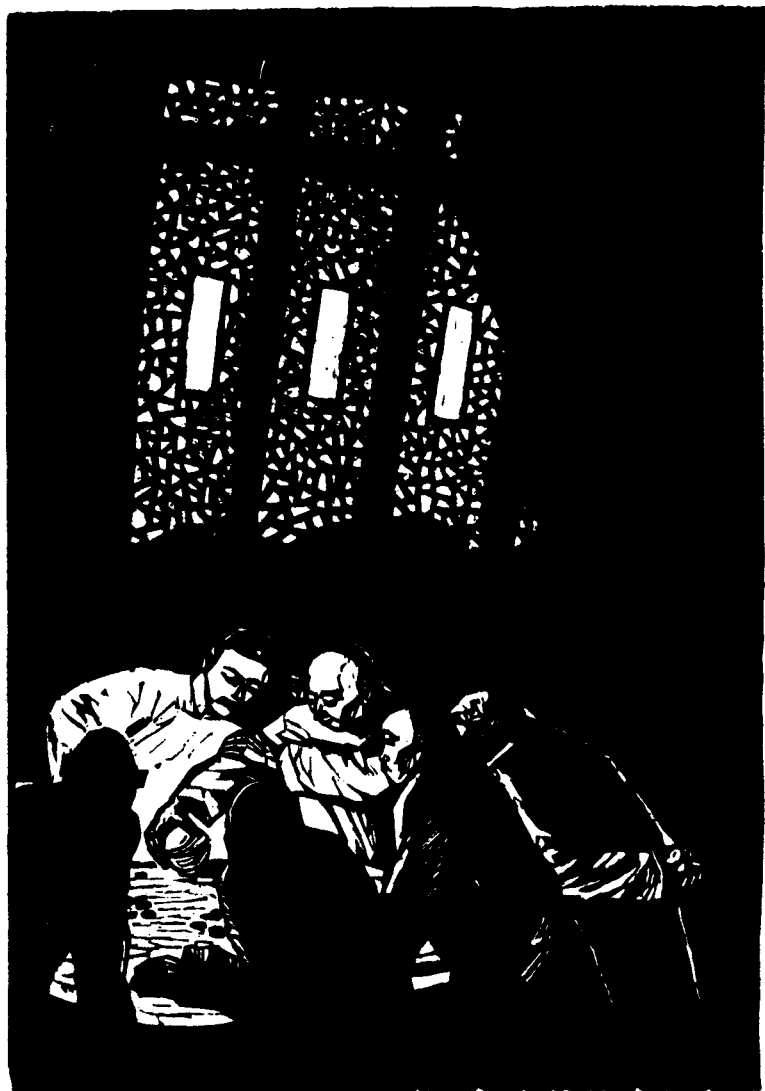
乌毡帽



乌蓬船 白蓬船



社 戏



押牌宝



婚 嫁



茶 馆



咸亨酒店



金 不 換

漫谈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

(代序)

戈宝权

鲁迅的名字和绍兴是分不开的：每当讲到鲁迅，我们会联想起绍兴，每当讲到绍兴，我们会联想起鲁迅。对于绍兴的人民来说，鲁迅的名字更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因为鲁迅不仅诞生在绍兴，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而且从日本留学回国后，还曾先后在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当过监学（教务长）兼博物学教员和监督（校长）；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鲁迅惯用家乡生产的“金不换”毛笔，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塑造出了绍兴各种人物的典型，把绍兴的社会生活、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活现在纸上。因此我们要是说，鲁迅的作品不管是旧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绍兴的生活和风貌的一部“百科全书”，我想那也不会过言！

多年来，在阅读和研究鲁迅著作的过程中，我就对绍兴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特别是从一九七七年以后，我先后四次访问绍兴，寻访与鲁迅有关的旧迹，对这个城市更发生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每次前往绍兴，当看到府山顶上的望海亭，当经

过市内街头巷尾的那些弯弯曲曲的河道和小桥，当来到东昌坊口的都亭桥、张马桥和覆盆桥一带，我就有如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且每次访问，我都到了许多新的地点，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从而增长了对绍兴许多新的认识。

回想起来，我最早知道绍兴这个名字，还是童年的事。我的祖父每晚都要喝一、两小盅烫过的黄酒，吃点豆腐干、花生米和茴香豆之类下酒的东西。他常常用竹筷沾一点黄酒，滴在我的嘴里，告诉我这是有名的绍兴黄酒。从那时起，绍兴这个名字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进了家乡的母里师范学校，从一个行商书贩那里偶然买到两本北新书局出版的毛边本的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我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读了其中的《孔乙己》、《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小说。我发现其中描写的城镇生活和农村的景色，还有人物和风土人情，和我的家乡差不多。我的家乡虽然在江苏省的苏北，但也是一个水网交错的鱼米之乡。我的家紧靠河口，那里是民船往来频繁的地方。在桥堍也有茶馆、酒店、豆腐作坊和小杂货铺，在大街上也有高不可攀的当铺。一年四时八节和婚丧嫁娶的风俗习惯，是那样地相似，因此当我阅读鲁迅的小说时，好象他描写的也就是我的家乡的情景，更不用说孔乙己、阿Q、单四嫂子和祥林嫂一类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了。经过了这么多的年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家里雇过一个年轻的女佣，因为她的鼻孔上戴着一个金铜儿（鼻环），我们都叫她“铜小”。有一天，她到河边去淘米、洗菜和洗衣裳，忽然她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浑身哆嗦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经再三询问，才知道有几个从乡下来的人在不远的地方窥视着她。过了不久，“铜小”就

离开了我们家，我们不敢再留她，也不知道她后来的情况。看来她可能是个从农村跑出来的童养媳，说不定她也有可能遭到象祥林嫂被抢亲那样的命运吧！

多少年来，我始终热爱着鲁迅的小说作品，每次重读一遍，既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同时也获得不少新的感受。虽然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但这种兴趣至今一直未曾稍减。记得七十年代我开始撰写有关研究《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文字，发现有几位译者都曾向鲁迅请教过有关“押牌宝”的问题。鲁迅还专为日文译者井上红梅和山上正义先后画过两种“押牌宝”的解说图。“押牌宝”究竟是怎样一种赌博呢，却很少有人研究过，请教过不少人也都讲不清。画家小丁（聪）在为《阿Q正传》画插图时，就画成了一张铺在地面上的牌九图。这就使我想到，要解决诸如此类问题，就非得到绍兴查询不可，而且还要请教熟悉绍兴风土文物的老年人才行。

为了亲自了解绍兴的风土人情，我和我的爱人梁培兰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初第一次从杭州到了鲁迅的家乡。首先是公路两旁涂成黑色和勾划出白线条的吉祥图案的农舍，还有沿河的小桥、纤道和背纤的船只引起了我的注意。路上经过钱清、柯桥、东浦进入绍兴市郊，就看到绍兴酿酒厂门外堆满了酒坛，一阵阵酒香扑鼻，真是“东浦十里闻酒香”，童年时初尝黄酒的事又涌上心头。进入市区后（那时市区的变化还不大），看到那些纵横的河道和小桥，踏着小弄里的石板路，好象处处都能找到鲁迅本人，更不用说孔乙己、阿Q和祥林嫂的足迹了。这次访问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天，但我们还是参观了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和三味书屋；到了和畅堂的秋瑾故居，远眺了鉴湖，这才知道为什么秋瑾自称为“鉴湖女侠”。我们还瞻仰了在轩亭口的秋瑾烈士纪念碑，于是我就联想起

来，鲁迅在小说《药》中提到的夏瑜（隐喻秋瑾）在丁字街口就义的地方，不就是那个“古□亭口”吗？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旬，正当“细雨江南春”的季节，我们又重访绍兴城。这次承绍兴鲁迅纪念馆的朱恣、章贵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安排我们住在纪念馆的后院里。在我们房间前面是个小院子，有水池、假山、亭台；墙角还有一个小门，我们每天都打开这个小门，到百草园里去散散步。鲁迅曾称这个百草园是他的“乐园”，现在这里仍然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鲁迅童年和青少年时在这里自由自在地闲游，冬天在雪地里用米筛子捕鸟雀。当年有一段嵌着“梁界”石碑的矮泥墙，迄今还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我们有时也走出鲁迅故居的大门，向东步行几十米，再跨过一道小桥，来到鲁迅少年时代求学的三味书屋。在书屋正中悬挂着“三味书屋”的匾和那张代替中堂的松鹿图，还保存着那张鲁迅坐过的刻着“早”字的书桌；后面的小园里，也还有鲁迅在回忆童年的文字中提到的那株腊梅树。

这次在绍兴时，承谢德铨和袁士雄两位同志陪同，访问了周家的老台门，在它的大门口还保存着古老的黑漆竹丝门。老台门现已改为绍兴鲁迅图书馆和绍兴市文物管理处。我们除到老台门，还到李家台门去看了太平天国遗留下来的壁画。这就使我联想起长妈妈向童年时的鲁迅讲过的有关“长毛”（太平军）的故事。我们又到洋河弄游览了沈园，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游写了“钗头凤”题壁词的地方。园里的葫芦池等依旧是当年的故物。在郊外我们远到了宋六陵，近游览过东湖，看了那“总疑天外飞来，却不见斧凿痕迹”的陡峭石壁，乘乌篷小船进了陶公洞和仙桃洞。在仙桃洞有一副“洞五百尺不见底，桃三千年一开花”的对联，未免有些过分夸